

# H庄园的一次午餐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张沛恒徐秀萍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# 引    子

“埃莉诺·凯瑟琳·卡莱尔，您被指控于本年七月二十七日杀害了玛丽·杰勒德。您是否承认自己是有罪的？”

埃莉诺·卡莱尔笔直地站立着。她那傲然高昂的头、生气勃勃的蓝色眼睛使人惊讶。她的头发像煤炭一样乌黑。修剪应时的眉毛形成两条细线。

法庭笼罩在一片沉闷而紧张的寂静中。

辩护人埃德温布尔默先生出于一种不祥之感而神情紧张起来，他想：我的天哪，她怕是要承认自己有罪了……支持不住了，显然是支持不住了……

埃莉诺开口了：

“我没罪。”

辩护人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，用手帕擦擦额头，心想：案子险些以悲剧告终。

公诉人塞缪尔·阿顿伯里先生站起来说道：“尊敬的法官先生，尊敬的陪审员先生们，我认为我有必要再次陈述一下诸位已经熟知的事实。是这样：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三十分，玛丽·杰勒德在梅登斯福德的H庄园死去……”

公诉人说话时声音高亢，抑扬顿挫中含有明显的做作味道。这种声调使埃莉诺昏昏欲睡，她忘掉了周围的一切，她听到的仅是只言片语。

“……事件就其本质而论可以说是惊人地简单……原告方面的责任是证实被告人存在着促使自己犯罪的动机和可能性……”

“综合全部情况来看，除被告之外，再没有别人存有杀害这个不幸的玛丽姑娘的动机了。她差不多还是个孩子，天真烂漫，在整个世界上，可以断言，她没有一个仇敌……”

玛丽，玛丽·杰勒德！现在埃莉诺觉得这一切是那么遥远，犹如一场梦……

“我认为本人有责任提醒诸位特别注意以下几点：

第一，被告有过哪些致死者于非命的机会？

第二，她是出于什么动机作案的？

“我应当并且尽可能向法庭提供能够帮助诸位做出正确结论的证人……”

“……对于玛丽被害这一事实，我将尽心证明，只有被告，也只有她具有作案的可能性……”

埃莉诺觉得自己好像在浓雾中迷了路。断断续续的话语在雾中回响着。

“……三明治……鱼肉糜……空屋子……”

这几个字眼像大头针一样刺痛了埃莉诺，使她一瞬间神志又清醒过来。

法庭。一张张面孔。形形色色的人物！有个长着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、留着黑胡子的人特别引起埃莉诺的注意。这就是赫尔克里·波洛。他稍歪着头，正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她。

埃莉诺心想：他在设法弄明白为什么我下毒……他想猜透我的心思，想知道我在考虑什么，有什么感觉……是啊，有什么感觉呢？只感到眼前是一层层厚重的帷幕，还感到一种震颤，使人精疲力竭，好像处在病中一样衰弱……这是罗迪的面孔……多么可爱而亲切的面孔啊！修长的鼻子，线条清晰的嘴唇……罗迪！从她记事的时候起，在H庄园的那些日子里，她就与罗迪形影相随……噢，罗迪，罗迪……接着出现了另一些嘴脸……满脸雀斑的奥布赖恩护士半张着嘴，身子向前倾着。霍普金斯护士则活像一只塞满了肚皮的猫，悠然自得，无动于衷。噢，那不是彼得·洛德吗？这是位多么善良、思维多么敏捷、多么……多么值得信赖的人！可是今天，他却一反常态：愁眉苦脸，一副忧心如焚的样子。然而，可以称为主角的她，对眼前的这一切却十分淡漠。

你看，她虽然被指控为杀人犯，却泰然自若，异常冷静地站在法官面前。

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埃莉诺的心中苏醒了；缠绕在她思想上的乌云开始消散了。

法庭！这么多人都向前倾着身子，紧张地瞪大了眼睛打量着埃莉诺，同时怀着幸灾乐祸的好奇心和掩藏起来的快

乐，聆听着高个子的公诉人在讲述着她。

“事实异常简单而又毋庸置疑。下面我把事实简略地向诸位加以介绍，而这要从事情的开头讲起……”

埃莉诺想着：开头……开头？是接到那封可怕的匿名信的那一天！这就是开头……

# 第 一 部 分



# 第一章

1

匿名信！埃莉诺·卡莱尔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，张皇失措地看着。她从来没遇到过这类事儿。讨厌的玩意儿：难看的字体，文理不通的语句，廉价的粉红色信纸。

写这封信是为了提醒您。我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。有一个人像蚂蝗一样叮住了您的姑妈。您不当心，就会失掉一切。年轻的女人更狡猾，她们对上了年纪的太太们溜须拍马，太太们就上钩儿。最好您自己来这里亲眼看一看发生的事儿吧。您和您的未婚夫失掉这份家产是太不应该了。而这个姑娘诡计多端，况且您的姑妈又随时都会去见上帝。

同情者

埃莉诺厌恶地看着这封信，正在这时，女仆开门来报告说：

“ 罗 迪 先 生 来 了 。 ” —— 罗 迪 进 屋 了 。

罗迪！埃莉诺像往常见到罗迪时一样百感交集：她感到意外的快乐，同时又想到不应当喜形于色，因为她清楚，罗迪虽然爱她，但远不及她爱他那样强烈。一看见他，埃莉诺的心就急促地跳动起来，整个身子都沉浸在一种柔情蜜意的旋涡之中。真是荒唐：一个毫不出众的青年男子竟有这么大的使人降伏的魅力，看他一眼你就会头晕目眩，产生一种奇怪的不自觉的愿望……甚至想哭……然而爱情带来的毕竟是欢乐，而不是痛苦……但如果爱恋之情过于强烈的话……有一点她是清楚的：她应当谨慎从事，同时又要做得自然得体，显得落落大方。男人是不喜欢别人过分赞赏和崇拜他的，这反而会使人陷入苦闷，至少罗迪不喜欢这个。

埃 莉 诺 温 柔 而 快 活 地 向 罗 迪 打 着 招 呼 ：

“ 你好，罗迪！ ”

“ 亲爱的，你好！你脸色很难看。这是什么？没付款的帐单？ ”

埃莉诺摇着头说道：

“ 不是。你看，这是一封匿名信。 ”

罗迪的眉毛向上一扬。他那表情丰富的面容一瞬间变得木然了。

埃莉诺向写字台走去，然后说道：

“ 看来，最好是撕掉…… ”

她完全可以这样做，罗迪也不会阻止她，因为罗迪对此

类事情厌恶之感胜过好奇心。可是埃莉诺却改变了主意，她说道：

“或许，你最好还是先看看，然后我们再烧掉它。这上面写的事与劳拉姑母有关。”

罗迪的眉毛扬得更高了，他问道：

“与我的劳拉婶母有关？”

他拿过信，看了一遍，全身抽搐了一下，又把信还给了埃莉诺。

“是呀，”他说，“烧掉就算完事了！世上竟有这样的怪人！”

“你认为这会不会是哪个仆人写的？”埃莉诺问道。

“可能是。”他没有把握地说道。“有意思，这里提到的姑娘指的是谁呢？”

埃莉诺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：

“一定是指玛丽。”

罗迪皱起眉头，极力想记忆起玛丽是谁。他打听道：

“玛丽？她是谁？”

“更房里的那个小姑娘。你不记得了？劳拉姑母一向喜欢这个孩子，对她十分优待，甚至替她付学费……付音乐课和法语课的学费。”

“噢，记起来了，就是那个长着一头淡色乱发的瘦弱的小姑娘吧？”

埃莉诺点点头。

“自从妈妈爸爸到国外去的那个夏天以后，你大概再没见过她。是呀，你到H庄园去的次数比我少，又加上最近一

个时期她在德国做事，好像干女伴一类的差事。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玩。”

“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子啦？”罗迪颇感兴趣地问道。

“面庞和悦可亲，身腰窈窕袅娜，不知道的话，谁也不会认为她是更夫老杰勒德的女儿。”

“这么说，像一位大家闺秀喽？”

“是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我看她现在再住在打更人的房子里，怕有些难为情了。她母亲杰勒德太太死去不几年，她就和父亲合不来了。老头儿抱怨说女儿念完书看不起人了。”

罗迪气愤地说道：

“人们从来不考虑，他们使人受到所谓教育的同时，也会使人受到折磨！这往往不是仁慈，相反，是残酷。”

此时，埃莉诺想的是另外的事情。

“据了解，她确实经常呆在姑妈家里。我知道，在姑妈得了脑溢血以后，她经常给姑妈朗读书报。”

“怎么，护士不能给她读吗？”

“奥布赖恩护士？”埃莉诺微笑着说道，“一口爱尔兰腔，听了会使人发疯！难怪姑妈喜欢玛丽的声调。”

罗迪神经质地屋里来回走了有两分钟，然后说道：

“埃莉诺，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到H庄园走一趟。”

埃莉诺不悦地反问道：

“就因为这件事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完全不是。可是……见鬼，还是让我们说老实话吧：是因为这个！这是一封卑鄙的短信，然而其中说的可能是真事，我指的是老太太病入膏肓，而……”罗迪承认人

的本性有阴暗的一面，他脸上带着令人迷醉的微笑看了一眼埃莉诺，然后结束了自己的话：“……而金钱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是有意义的，埃莉诺。”

“噢，是的。”埃莉诺急忙答话表示同意。

罗迪又认真地说下去：

“请不要认为我小气爱财，婶母自己不是经常说，我们是她惟一的亲属嘛。你是她弟弟的女儿，是她的侄女，我是她丈夫的侄儿。她经常暗示我们，说她死后一切财产不是归你就是归我，很可能归我们两个。这可是一笔巨款哪，埃莉诺。”

“是呀。”埃莉诺沉思地附和着。

“H庄园的开销相当大，亨利叔父与劳拉婶母相处的时候，是个有万贯家私的财主。劳拉婶母本人也是富有的继承人。她和你的父亲在他们的父母双亡之后，都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。可惜，你父亲迷上了交易所的投机买卖。”

埃莉诺叹口气说道：

“可怜的爸爸，他从来没有管理钱财的能力，也不会看行情。一直到死，钱财上的事儿还使他不得安宁。”

“是呀。劳拉婶母倒是个有能力的人。她嫁给我叔父亨利之后，他们买下了H庄园。有一次她对我说，她搞投资总是财运亨通。”

“亨利姑父把所有的家产都遗留给她了，是这样吧？”

罗迪点头说道：

“是的。真遗憾，他故世太早了，而她始终没改嫁。没什么说的，是个守贞节的人。她对我们情深义厚。对我就像对

她亲侄儿一样看待。我手头紧的时候，她总是帮助我摆脱困境。可是我不经常让她这样做。”

“她对我也是慷慨好施的。”埃莉诺很感动地插了一句。

“劳拉婶母真行。”罗迪以赞同的口气说道，“埃莉诺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俩的生活可能过于阔气了……工作也是……就说现在，譬如说我在‘刘易斯和休姆’公司工作。这个地方对我很合适，活儿不累，却又很体面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我总在做事。何况，我对未来也不担忧，因为我把希望寄托在劳拉婶母身上了。”

埃莉诺叹息了一声：

“也可以把我们叫做蚂蝗了。”

“别说傻话了！我只是说，将来我们会有一笔钱。这自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，牵涉日常的言谈。”

埃莉诺在思索着什么。

“可是姑妈从来没具体谈过，她将如何处理自己的钱财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不是已经准备结婚了吗，所以，她的财产给我们两个人平分也好，或是留给我们当中的谁也好，反正都是一样。”

他温情地微笑着，又补充道：

“我们相爱，这多么好啊。你不是很爱我吗，埃莉诺？”

“是呀。”她冷漠地回答着。

“是呀。”罗迪扮出一副滑稽相，摹仿着她的口吻说道。

“你太迷人了，埃莉诺。你是白雪女王，冰冷得难于靠近。大概，正因为这样我才爱你。”

埃莉诺突然感到呼吸困难，然而她依然平静地说道：

“原来是这样？”

“是的，”罗迪皱起了眉头说道，“有些女人缠住你就不放，厚颜无耻简直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……或者表示出令人难以忍受的爱慕，而且一点儿不讲分寸，这种爱让人喘不过气儿来，我简直不能容忍！可和你在一起，相反，我又太不踏实了，你那冷淡孤独的目光随时都可能使我感到压抑，你还会随时宣布你改变了主意，并且，你这样做的时候甚至连眼睛都不眨动一下。你真了不起，埃莉诺，你是这样超群而绝伦，文雅而高尚，仿佛是一件艺术珍品！……我想我们的结合将是非常幸福的。……我们相爱，但又不过分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情同手足。我们的兴趣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。你永远不会使我感到厌倦，因为你是这样的变幻莫测，这样的难以捉摸。我倒会使你腻烦，因为，我确实是个平庸无奇的凡夫俗子。”

埃莉诺摇着说道：

“你永远不会使我腻烦，罗迪，永远不会的！”

罗迪亲吻了她，又接着说道：

“劳拉婶母不糊涂，她大概已经猜到了我们相处到了什么程度。虽然自从我们决定了婚事之后再没到她那儿去过。看来，这倒是我们上她那儿去的一个蛮好的借口呢！”

“是的，我正好想过……”

罗迪替她说完了这句话：

“…我们去她那儿的次数太少了，我也想到了这一点。她初患脑溢血时，我们每周都去，可现在已经有两个月没去

探望她了……”

“如果她叫我们去，我们会立即去的。”

“那当然了。就因为我们知道，那儿对她照料得很周到。她又很喜欢奥布赖恩护士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还是有些不够关心她。我方才说的这些与钱财可毫无关系呀。”

埃莉诺点一下头说：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这封可恶的信倒有几分好处。我们到她那儿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。除此之外，还因为我们确实喜欢这位令人敬爱的老太婆！”

他划了一根火柴，点着了信，思索着说道：

“有意思，这封信出于谁的手呢？……是像我们小时候常说的，有人‘向着’我们吗？没什么，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……就拿吉姆·帕延顿的妈妈来说吧，她到里维埃拉去了，在那儿爱上了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医生，她对他一片痴情，后来她把自己所有的财产，直到最后一个铜板都送给了这个医生，吉姆和她的几个姊妹设法对遗书提出异议，可是毫无用处……”

埃莉诺笑了。

“劳拉姑母很喜欢新来的医生，他是接替兰塞姆医生的，可是也没到这种程度啊！还有这封讨厌的信里提到的姑娘，指的准是玛丽。”

“我们到那儿去，就会亲眼看个明白。”

罗迪以此结束了他们的谈话。

奥布赖恩护士从韦尔曼太太的卧室里出来到洗澡间去，她身着浆洗过的衣服，因此走起路来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她边走边回过头来对霍普金斯护士说：

“我马上烧水。您不会拒绝喝一小杯茶吧？”

霍普金斯护士欣然同意了：

“亲爱的，我从来不反对喝茶。要是有好喝的浓茶就更好了！”

奥布赖恩接满一壶水，放到炉子上说道：

“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柜橱里——沏茶的小壶、茶碗、沙糖。埃德娜每天还给我送两次鲜牛奶。干吗要没完没了地按铃麻烦仆人呢，这儿的炉子又很快，一壶水一会儿就烧开了。”

奥布赖恩护士个子很高，头发是金黄色的，有30岁左右，长着一口耀眼的白牙齿，脸上有雀斑，总是笑咪咪的，给人一种亲切感。患者因为她爽朗、热情都喜欢她。霍普金斯护士是个外表温厚的中年妇女，给人一种手脚利索、办事机灵的印象。她每天早晨来帮助护理老年体质特征突出的病妇韦尔曼太太。

霍普金斯称赞地说道：

“这所楼房盖得真不错呀。”

奥布赖恩点头表示同意地说道：

“有些地方的样式已经不时兴了，没有暖气设备，可是

壁炉倒完全够用。女仆都很勤快。管家毕晓普太太对仆人们看管得很严厉。”

霍普金斯不满地说道：

“现在的这些姑娘们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，至于说到干活儿……”

“玛丽可是个好姑娘。”奥布赖恩辩解地说，“我简直想象不到，要是没有她，韦尔曼太太会是什么样。你听见韦尔曼太太今天是怎样叮嘱她的吗？总之，小姑娘确实是温顺可爱，就连她的名字也是悦耳动听的。”

霍普金斯为夸奖玛丽也尽了一份力：

“我可怜的玛丽。她爸爸这个讨厌的老头子变着法儿不让她过好日子。”

“就是嘛，从这个老鬼的嘴里你听不到一句好话。”奥布赖恩表示有同感。“你看，水开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浓茶已经沏好。两位护士在韦尔曼太太卧室隔壁房间里的一张桌旁坐好了，这是奥布赖恩护士暂用的屋子。

“罗迪先生和埃莉诺小姐今天到。”奥布赖恩告诉对方说道。“早晨来电报了。”

“我就看出来了嘛。”霍普金斯活跃起来，“韦尔曼太太可兴奋了。他们好久没来了，是吧？”

“有两个多月了。罗迪先生是个可爱的绅士，就是举止太傲慢了。”

霍普金斯说道：

“我前些时候看到过埃莉诺的一张照片，是和女友在纽